

YanqinXilieXiaoshuoJi

失落的风铃

严沁系列小说集
(香港)严沁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目 录

失落的风铃 /3

未曾相识 /275



失落的风铃



/

懂事以来，她隐约知道，好运
气时时跟随着她，她和别人是不
同的，绝对不同。

艾灵整理好衣箱，在狭小的房间里打一个转，拉开门，默默地朝前面杂乱的杂货店望去。

已经疲倦了的妈妈仍在应付着客人，一瓶酱油、半斤糖、一包烟，可怜的妈妈就活在这里面。而更令人难堪的，艾灵全家的生活，竟都依赖在这一瓶酱油、半斤糖甚至一包烟的蝇头小利上。她无言地叹一口气，缩回狭小的房里，妈妈已经看见了她。

“整理好了吗？艾灵！”妈妈应付完客人，推门进来。

她点点头，沉默地拎起床上的皮箱。

妈妈抹一把脸上的油垢，妈妈的脸真爱出油，即使在已开了春却依然寒冷的天气里。

“还早，让我来帮你！”妈妈接过她手上的皮箱，提到房门外。“钱带好了吗？别弄丢了，最后一学期，怎么苦也得挨过，”

“管家里的事，好好的注意身体，毕业了马上可以找个事来地上，分分钟就可以改观了！”

你办做，家里立留学，快地听着，似乎——她是在忍受着。妈妈总是这一

艾灵默默出，快快找事做，好像供她读大学是多么大的恩典。

套，快快毕业，



恩典吗？谁家的父母不供子女读大学？这是责任，是义务，不是恩典——家里穷，难道就是她读大学才把家里读穷的？穷，应该怪爸——

“到了台北去看看艾琪，你只有这么一个妹妹，学护士很苦，不知道她挨不挨得起？”妈妈打断了她的思路。“两年来，也没听她哼过一声的！”

她再点点头，朝门外走去。

“我走了，还有四十分钟火车就要开！”她说。

“艾灵——”妈妈叫住她。“不去跟你爸说一声？”

她脸上闪过一丝似乎是极不愿又鄙夷的神色，犹豫了好一阵，才勉强地说：“好！”

穿过仅能容身的小走廊，她推开了父亲艾良士的房门，低着头，极快速地说：“爸，我走了！”

然后，头也不回地奔出小杂货铺。她甚至没看清父亲在做什么，似乎，他又在作画——

“走吧！”妈妈已替她叫来计程车，箱子也放上去。“我得守着店，不送你了！”

艾灵不说话，钻进车子，胡乱地对妈妈挥挥手，任汽车飞驰而去。车轮扬起一大片烟尘，她没有回头，她只是不愿意看那令她难堪又沉重的家！

火车站上十分混乱，艾灵的心情却开朗了许多，只要离开家，她就觉得解脱了身上所有桎梏。她再看不见除了作画就是喝酒的父亲，再看不见满脸油垢、整天被包围在一元两元、盐、油、糖、米里的母亲，外面的世界那么大，空气那么清新，那么自由，前途充满了希望，这才是属于她的世界！

她寄好行李，在闸口处等候上车。她站得很直、很挺着头，有一股矜持的、傲然的气质。虽然，她穿着一件普通的毛衣，一条黑裙子，外面加上一件黑呢短外套，不是什么时尚的衣服，但是，没有人看得出她只是一个杂货店主的——这正



她所希望的。虽然，杂货店主的女儿并不可耻，但是，她觉得将会是她前途的绊脚石，她极力设法隐藏着。

前面有个眼熟的背影，是校园中常常碰面 C 大国文系的一个男同学，瘦瘦小小的，苍白而羸弱，仿佛有什么病，艾灵记得他叫陈正谦。当初，她曾惊奇于他的苍白和羸弱，而且，男孩子能安安分分地读四年没什么出路的国文系，说什么也难以置信。后来，听有人说起他竟是中部著名大财主的独生子后才释然，既是大财主的儿子，读什么系又有什么不同呢？

陈正谦突然转回头，看见艾灵了，但是，畏缩的、羞涩的一眼，竟是那么冷冰冰，他难道不知道校园里著名的艾灵？或者对任何女孩子都是如此？

闸口开了，艾灵随着旅客涌上车，好不容易找着个靠窗的座位，连忙把自己安置好。从旅行袋里抽出一本原版史坦贝克的《愤怒的葡萄》（《The grapes of wrath》），许久，许久，都看不进一个字，似乎是车轮声，似乎是那路轨尽头的茫然，似乎是那沉重的心灵桎梏——

合上书本，她望着窗外飞退的树，那短暂的影像不能在她脑海里留下任何痕迹，只一刹那就消失了。她闭上眼睛，默默地念书，愿以往的困苦、以往的屈辱、以往的重担都随着那飞退的树去吧，去吧——她要抓住的，只是前面，前面，即使路轨尽头的茫然——不，不，不是茫然，只是未知，谁能说未知不是美好呢？

她嘴角浮现了笑意，全身都温暖起来，她深信，她必有美好的、灿烂的前途，她从来都对自己深具信心，何况，懂事以来，她隐约知道，好运气时时跟随着她，她和别人是不同的，绝对不同，即使和妹妹艾琪——

C 大校园的山坡上，一条蜿蜒的小径，几个年轻人围坐在草地上，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十分起劲，他们所谈的是最现实也是最热门的留学、出路和前途问题。

“我要出国，否则四年物理等于白学！”康白毫不掩饰地说。



他是个高大、健康而爽朗的男孩，一排洁白而整齐的牙齿，十分漂亮。

“我倒无所谓，要看我通得过留美考试与否，”说话的是杭思敏，康白的女朋友。她闪烁着亮晶晶的眼睛，十分坦然地笑着。她有着令人羡慕的浅棕色皮肤，像上了一层釉光，她并不顶美，但是，她是无论置身多少美女群中都能一眼被人看见的那种女孩。她的身材浑圆而修长，全身都散发着青春与朝气，她是个运动好手。“以我的成绩，怕永远也拿不到奖学金！”

“我希望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，”斯斯文文、有点忧郁、有点冷漠、眉宇间时时都有一抹愤愤不平神色的凌漠寒说，“我不敢奢望留学！”

坐在他身边的艾灵颇感意外得看他一眼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可是她什么都没说。她很聪明，在人多的场合，她只倾听别人的意见，而从不肯开口，她显得含蓄而深沉，她的嘴角永远闪烁着神秘而有些羞涩的微笑，在校园中的她，和在家中的她是多么不同啊！

“你呢？艾灵，为什么不说话？”思敏忍不住问。

“还有半年才毕业，谁能预知前面的路呢？”她轻轻地摇摇头，显得很淡漠，眼中的神色却炽热。“没有人为我前途铺路，我只能自己摸索！”

“铺路？”康白不同意地叫起来，“什么意思？又有谁替我们铺路呢？谁不都在自己闯？”

“至少——你父母能帮你！”艾灵轻轻说。提到父母，她内心又深沉叹息起来，她的父母永远帮不了她。

“帮我，是的，”康白承认地点点头。“这种帮助只限于精神上的支持和少量的金钱，艾灵，你以为谁家在银行里放了几十万来让子女出国？”

“我——不是这意思，”艾灵微微脸红，她总设法隐藏自己，不被人看透。“我只是说——各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！”

“别提难处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信不信由你！”思敏说。她个



性平和，凡事不求甚解，也决不会和人斤斤计较什么。“如果你想出国，你总有办法能走的！”

“我并不要出国！”艾灵断然摇头，严肃得令人惊奇，不想出国，也用不着这种表情啊！“没有出国的命，强求也是无用！”

“看你说到哪儿去了，什么命不命的，”思敏耸耸鼻子。“说不定几年以后，我们在美国又能碰面，又能这么坐着天一句地一句的聊天，说不定——”

“那么多个说不定，想在美国碰面，立刻给我回宿舍去啃书。”康白轻点着思敏鼻尖。“想想看你那每科六十几分的成绩，美国哪间大学肯收你？”

“别提了，”思敏不以为然地笑了，“科科六十几，总比人家重修的好，我已经够满足了，再说——”

思敏没有再说出来，她听见附近草丛中有种奇怪的声音，似乎——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话。

凌漠寒皱着眉，还没表示什么，康白已经跳起来，在半个人高的草堆里像老鹰捉小鸡般地拎出一个人来，竟是哭丧着脸、惊惶又诡异的陈正谦呢！

“又是你，”康白把正谦扔在地上。“你怎么老爱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”

正谦满脸通红，像个女孩子般地偷看康白一眼。

“我——只是散步！”他说。

“校园那么大，为什么偏偏散到这里来？”漠寒没好气地。对这个娘娘腔而又怪异的正谦，他素无好感。

“你规定我不能来这里吗？”正谦对漠寒也不客气了，冷冷地反击着。“学校是你一个人的？”

“没有人规定你不能来，但是我们先在这里，而且不欢迎你加入，只是如此而已！”思敏更不客气地。男人动作像女娃儿，再怎么也无法令人顺眼了。

正谦恨恨地瞪思敏一眼——瞪得思敏吃了一惊，陈正谦和她有什么仇恨？这一眼这么怨毒、这么愤恨，她从来都没得罪过他



的呀！他站起来，再偷看康白一眼——这一眼却完全不同，温柔又羞涩，然后，头也不回，一扭一扭地走开了。

“真恶心，哪个男孩子是这样的！”思敏吸一口气。正谦刚才瞪她一眼，她竟耿耿于怀了呢！

“家里钱太多，宠坏了的！”康白摇摇头。

“宠成这样子，父母作的孽！”思敏再说。

“没那么严重吧！”康白阻止她说，“他外表虽然可憎，说不定内心不坏，我们只是不了解他而已！”

“要了解你自己去吧！”思敏好笑起来，她为什么会在乎陈正谦的一眼呢？

“喂，周末大家一起去我家吃饭，我们来包红油水饺，如何？”康白岔开话题。

漠寒没出声，只是询问似地望着艾灵。

“算了！周末我许多事要做，要去你们去吧！”艾灵十分聪明，她根本不看漠寒。

“你总爱扫兴，去，去，一起去！”思敏叫着。她和康白同样有好客的个性。“躲在宿舍有什么好？整整一星期还关不够，若不是学校这么远，我绝不住校！”

“我接你一起去，嗯？”漠寒说。

“好——吧！”艾灵答应得相当勉强。青年人没有不好玩的，而且，明明她和漠寒感情不错，却从不肯承认，她真是奇异的女孩，没有人能了解她。“但是——别接我，下午我真的有事，六点钟我自己会去！”

漠寒不动声色，失望却摆在心里。苦恼的事虽多，但莫过于艾灵的若即若离，她对他似乎有所顾忌，所以逃避，要怎样才能使她态度明朗化？

“另外有约会吗？”思敏直率地问。

“你猜呢？”艾灵微笑着不置可否，转眼中她看见漠寒神色变了，立刻改口说，“和妹妹的约会！”

“你有妹妹在台北，读书？”康白问。



“学护士。”她淡淡地，不愿深谈。

“护士？够伟大！”思敏孩子气地叫，“我最怕看见人流血，一见血我头就昏，全身发软！”

“人人都像你还行，岂不天下大乱？”康白笑着扶起思敏。“回宿舍去，我肚子饿了！”

艾灵轻巧地站起来，巧妙而不着痕迹地避开了漠寒预备牵扶的手，不是她太保守，而是她太聪明，聪明得在自己四周设好每一道防线，留好每一条退路！

思敏、康白携手先行，两人低声说，高声笑，他们的世界里，找不出忧愁的影儿。走出小径，踏上绿茸茸的校园，远处宫殿式的红砖校舍映着夕阳的余晖，红绿相间，美得令人迷惑。思敏转回头，扬高了声音。

“学校真美，刚才我说不爱住校并不公平，”她稚气地，“康白请吃福利社的面，你们去吗？”漠寒和艾灵一起摇头，眼看着他们身影消失在竹林的一端。

“你刚才说不预备出国，”艾灵凝视着手中那根官司草，很突然地问，“你是物理系第一名，拿奖学金成分最高，我的意思是——有奖学金你也不预备走？”

“是的，”漠寒犹豫了下，脸色相当怪。“有奖学金也不预备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不太可惜？”她惊讶地。

他又犹豫了一阵，慢慢说：“正如你说过，各人有各人的难处，生命里面，出国留学的比重不是最大，我有更重要的原因！”

“你的——家人？”她看他一眼，立刻被他脸上那一抹凝重所吸引。他是个极出色的男孩，无论外表、内涵。他有一种天生是学者的气质，虽然他还那么年轻。

“在台湾，我只有一个姐姐！”他长长吐一口气。似乎，说出他只有一个姐姐是件极费力的事。

“她在做事还是结了婚？”她忍不住问，是为他那过分奇异的神色。



“做事，”他简捷地说，“她叫若霜，在我眼里，没有比她更美、更好、更善良的女孩子！”

“是吗？”艾灵并不以为然的微笑一下，她对自己的外貌十分自负，否则她也吸引不了漠寒。“我希望能见到她！”

“会的，”他笑起来，一个很难得、很真诚的微笑。“只要你愿意！”

走进竹林，新生的嫩绿叶片在头顶簌簌作响，艾灵想说有竹叶青，看看沉默的漠寒，她忍住了。她不愿把自己和漠寒的关系扯得太接近，虽然她十分欣赏他，他也极出色，但是，他仍然只是学校中的一个男同学。

“你妹妹在哪个护士学校？”他打破沉默。

“国防医学院，现在在荣民医院实习！”

“你们——很相像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，完全不像，”她笑起来，“不但外型不像，我们个性也绝对不同！”

“我猜她不及你聪明，不及你有思想、有抱负。”他说得好怪。“但是，她很实在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心中一怔。凌漠寒的眼光十分尖锐，他竟能看透她的心？“讽刺吗？”

“不，只是猜想，”他神色不变，直视着她灵活的又神秘又羞涩而又带着笑意的眸子。“很少女孩子能够像你，你已经会为自己铺路了！”

“你——”她一窒，说不出话。

“我没有恶意，谁都有权替自己铺路，”他诚挚地说，“只是，事前要多思考，选择正确，而且不要过分！”

艾灵吸一口气，尽量使自己更自然些。

“我会的，谢谢你的提醒，只是——你或者看错了我！”她慢慢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他挥挥手，不置可否地，大步走开。



荣民医院的护士宿舍里，看来完全不相像的姐妹俩并坐床沿，两人都沉默着没有开口，似乎，有一层难言的陌生与隔膜围绕在她们四周。

艾琪虽是妹妹，比艾灵小两岁，看起来却比较老成、比较稳重。也许是因为职业的关系，或者是天性。她没有艾灵漂亮的外表，她像妈妈一样，脸上也是那么爱出油，她矮些、胖些，也粗些，没有艾灵的俏与娇，也没有艾灵的深沉，正如漠寒所猜，她朴素而实在。

“妈妈怕你吃不了苦，让我来看看你！”艾灵终于打破沉默，以家中惯用的四川话说。

“也不能算苦，习惯了就好。”艾琪摇摇头。“其实，无论哪一种职业都是有苦有甜的！”

“小琪——”艾灵注视着妹妹的神情。“你真不后悔选择做护士？”

“为什么要后悔？姐，我不懂你的意思！”艾琪说。

“我是说，”艾灵说得好费力，“你让我读大学，而你自己情愿牺牲——”

“别说牺牲，姐，做护士是我从小的愿望，我读书不如你聪明，不如早点就业，护士是专业人材，找事容易。”艾琪很快地打断艾灵的话。“你以后千万别这么说，免得妈妈不安心！”

艾灵叹一口气，她自己知道，若说忠厚，她永远比不上妹妹的一半。

“别叹气，”艾琪微笑，“艾家有一个出人头地的女儿就够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——真能出人头地吗？”艾灵喃喃自语，提起这问题，她就觉得茫然。

“半年后毕业，你打算怎样？”艾琪问。

“还有什么选择？”她无奈地，“先找事做，给妈妈一些钱，以后良心会安些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良心？”艾琪愕然。



“我是说妈妈不至于那么苦了!”艾灵振作一下,她无意中泄漏出心中隐秘,支吾着。

“妈妈是太辛苦了——姐,你还去教堂吗?”艾琪问。

“每星期天都去,至少,这是精神上的寄托!”

“你好像很不快乐。”艾琪审视着她。“学校有什么事?或是那个凌漠寒?”

“不是,”艾灵摇头。“没有什么事,我走了!”

“姐——”艾琪阻止了她,颇了解的小心问,“你是不是也想出国?”艾灵一怔,妹妹也看出了自己的心事?

“出国?”她冷笑,“全家凑起来,卖了那个小店,也不够路费,出国?做梦!”

“既然你还去教堂,你该对上帝有信心,”艾琪严肃地说,她那不太漂亮的脸上有一抹动人的光芒。“或者会有奇迹。”

“小琪,你也学会安慰人了?”艾灵勉强笑一笑,“慢慢再说吧。我真得走了,晚上杭思敏和康白请吃饭。”

她站起来往外走,右手被妹妹握住,她感觉到有些硬硬的纸片塞到手心,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,不由难堪起来。

“别这样,小琪,我还有!”她把两张一百元的钞票塞回妹妹手里。

“还客气什么,刚发实习费,我又用不着的,”艾琪坚决的不肯收回。“你在学校应酬多些,手上总该有些钱!”

她犹豫了一阵,终于把钱放进小皮包里。

“总有一天,我要十倍、百倍还你!”她说。她那灵活的眼中,终于露出了感动的神色。

“还什么——”艾琪伴着她往外走。“我喜欢那个杭思敏,她开朗得天塌下来也不担忧,还有她浑圆又修长的身材,那发釉光的浅棕色皮肤,她是百分之百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女孩!”

“可惜你不是男孩子,”艾灵打趣妹妹。走出那间小宿舍,她的心情开朗不少,她发觉,她是不适合被圈在狭小的圈子里的。“否则还可以跟康白抢一抢!”



“抢什么，感情能抢的吗？”艾琪笑起来，“说美，杭思敏比不上你，但她比你出众、比你抢眼。”

“别拿她跟我比，”艾灵打断她的话，忽然顿住不说，远远的树荫下，她看见一个熟悉的修长影子。

“凌漠寒！”艾琪小声叫，“你们约好的吗？”

艾灵摇头说不，脸上的神色立刻改变了，她变得矜持难测，她不再让心里的感觉流露脸上。

“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她淡淡地问。并把艾琪介绍给他。

“你说过来看妹妹，又说妹妹在这儿实习，我就来碰碰运气。”漠寒微笑着说。

“如果算你的好运，就是我的坏运气了！”艾灵模棱两可地说，“我说过自己去的！”

“我只是顺路，”漠寒脸红了，因为有第三者。“我刚从学校出来！”

艾琪识相地挥挥手，转身回宿舍。对于姐姐，她实在不明白，这样的男孩何其难得，艾灵还推什么？难道她以为还能遇到更好的？唉！人都是那么贪心。

“刚才在艾琪面前故意给我下马威吗？”漠寒问。

两人并肩往车站走，夕阳下，他们确是令人羡慕的一对。

“为什么要下马威？”她扬起头，皱着眉，有一种挑战的味道。“你以为我是怎样的人？”

“没有人绝对知道你是怎样的人，说实话，艾灵，我并不太了解你！”他说。

“并不‘太’了解，表示还有些了解？”她望住他。

“也许吧！但不知道对不对？”他笑。

巴士站上只有他们俩，不必顾忌着说什么。

“想来——对我的评价并不很好！”她试探着。

“如果我看得不错，你太深沉，深沉得有些可怕，而且相当——贪心！”他直率地说。

“还有吗？”她有点不开心，因为他竟看见了隐藏的她内心。



“没有了，”他故意看看天。“如果还有，恐怕会下雨！”

“下雨？”她故作不懂。“夕阳无限好呢！”

“人造雨呢？”他笑起来。

巴士来了，相当空，他们并肩坐在最后排，但是，谁都没说话，艾灵还在为他刚才的话发恼，空气有点僵，直到车停在台北车站。

“我为我的直率道歉，”他深情地望着她。“我知道过分直率，是不适合这个社会的！”

“别发那么大的牢骚，有人生气了吗？”她转动着眼珠。

他释然地笑笑，带着她再度跳上二十路公共汽车。

康白的家是在信义路四段颇为高尚的住宅区里，一个大花园，围绕着一幢西班牙式的平房，十分别致。

应门而来的是思敏，在这儿，这个坦率的女孩子绝不掩饰的以半个女主人自居。

“快进来，康白正在厨房忙得团团转。”思敏叫。

她穿了一条细细的白长裤，杏黄色的毛衣，和她浅棕色的皮肤十分配合，她看来容光焕发。

进入客厅，漠寒立刻去厨房帮忙，艾灵矜持地坐着，思敏得意地告诉她康白父母都出去之后，像一阵旋风般地卷走了。整个客厅里，只剩下艾灵独自坐着。

她羡慕得四下张望，精致的布置使她心中十分不舒服，他们都是同学，为什么上帝那么不公平？她又想起那小杂货店、妈妈脸上的油垢、父亲的画和酒——

若说人生来是平等的，为什么有那么悬殊的贫富差异、那么惊人的地位高低？就连美与丑之间，都有那么大的距离，谁说有真正的平等？虽然天生聪明才智，后天环境、机遇，还加上努力等等的许多不同因素，但，你能仍旧说人是真正平等的吗？这个社会真正公平吗？

她吸一口气，努力使自己不再想那些事。她知道自己聪明又



机智，大学毕业的条件也不错（她是会努力的，努力地去抓每一个可能的机会，她要凭着自己爬得更高，更高，高得永远再看不见以往寒酸、难堪的那段生活，高得足以抹去所有回忆的痕迹。）

她慢慢站起来往厨房走，单独留在客厅并不是件舒服的事，她的脑筋会令她身不由己得想许多事，幻想是件美事，但回到现实来时，失望却更甚。她走得轻轻盈盈，苗条的背影，显得飘逸不群，难怪校园里许多男孩的眼光都集中在她身上，甚至冷漠而孤僻的漠寒！

“我也来帮忙，思敏！”她站在厨房门边说。

“算了，算了”思敏身上都是面粉。“看我这样，你还是帮忙吃吧！免得弄脏了你的衣服。”

艾灵望望，实在也没有她插手的地方。康白正从锅里捞出煮好的饺子，漠寒在包最后几个，思敏已在拿碗筷子。于是她索性沉默在一边看着。

很快地，食物碗碟都搬到餐厅去，这是一间长方形、以黄色为主色的房间，黄色的厚窗帘低垂着，气氛很好，给人一种温暖的、安适的、平静的感觉。康白捧着盘子进来，看见艾灵在打量四周，笑着说：“思敏说黄色能增加食欲，我不信，改漆成黄色以后，果然重了七磅，真比补药还灵！”

“谁要吃补药？艾灵吗？”思敏冒冒失失地冲进来。“女孩子还是瘦点好，有一阵子我没运动，胖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，信不信由你！”

“不是吃补药，是说餐厅的颜色！”艾灵轻笑着。在她眼里，思敏稚气而冒失，虽然她也善良。

“颜色？”她得意地叫起来。“将来我有家时，所有的房间所有的家具，都用深深浅浅各种不同的黄色，窗帘也不例外，你不知道黄颜色有多美！”

“黄颜色代表嫉妒！”康白故意说。

“除了你另外有女朋友，我什么都不妒忌，”思敏认真地，“我应该怎样，生命早替我安排好，嫉妒有个鬼用！”